

西域绘画图4(菩萨)

梵藏经洞窟中出土的绘画珍品





ISBN 978-7-229-00629-7



9 787229 006297 >

定价：50.00元

西域绘画·4 (菩萨)

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绘画珍品

马 炜 蒙 中 编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绘画·4/马炜,蒙中编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
ISBN 978-7-229-00629-7

I. 西… II. ①马…②蒙… III. 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古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8720号

西域绘画·4

XIYU HUIHUA · 4

马 炜 蒙 中 编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蒙 中 郭 宣
责任编辑:郭 宣 吴芝宇
封面设计:蒙 中 朱 山
装帧设计:蒙 中 朱 山 赵艳华
责任校对:李小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taozi@cqph.com 咨询电话: 023-6880949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8 印张: 4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 001—4 600
ISBN 978-7-229-00629-7
定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域绘画·4(菩萨)

本书中除了一件比较特殊的《景教人物图》，其余全部收录的是菩萨画像。景教在唐代拥有不少的信众，而且帝王也大多对其弘护有加。出自敦煌藏经洞的这幅作品，基本还是以菩萨画像作为绘制模板，这既反映了当地的信仰状况，也说明了供养人及画工对景教圣者的理解并没有脱离当时流行的造像图式。《文殊菩萨图》呈半圆状，不论从构图还是技法上看，理应和《西域绘画·3》中的《普贤菩萨图》组成一幅场面更为宏大的完整作品。一边是文殊，一边是普贤，各自带领众随从眷属前往灵鹫山听佛说法——有菩萨、天王，也有引人注目的昆仑奴。拼合而成的大幅画面，顶部为拱形，各方面都遵循着大曼荼罗画的对称布阵。不难推測，原来的作品本是悬挂在石窟佛龛的后墙之上，或石窟前厅墙壁的最顶端。书中收录了几件观音菩萨画像，其中包括了水月观音、十一面观音。其创作年代大约在十世纪前后，用色、线描等水平明显要比唐代逊色不少。三幅以地藏菩萨为题材的作品，是五代、北宋时期所作。一幅《地藏图》，两幅《地藏十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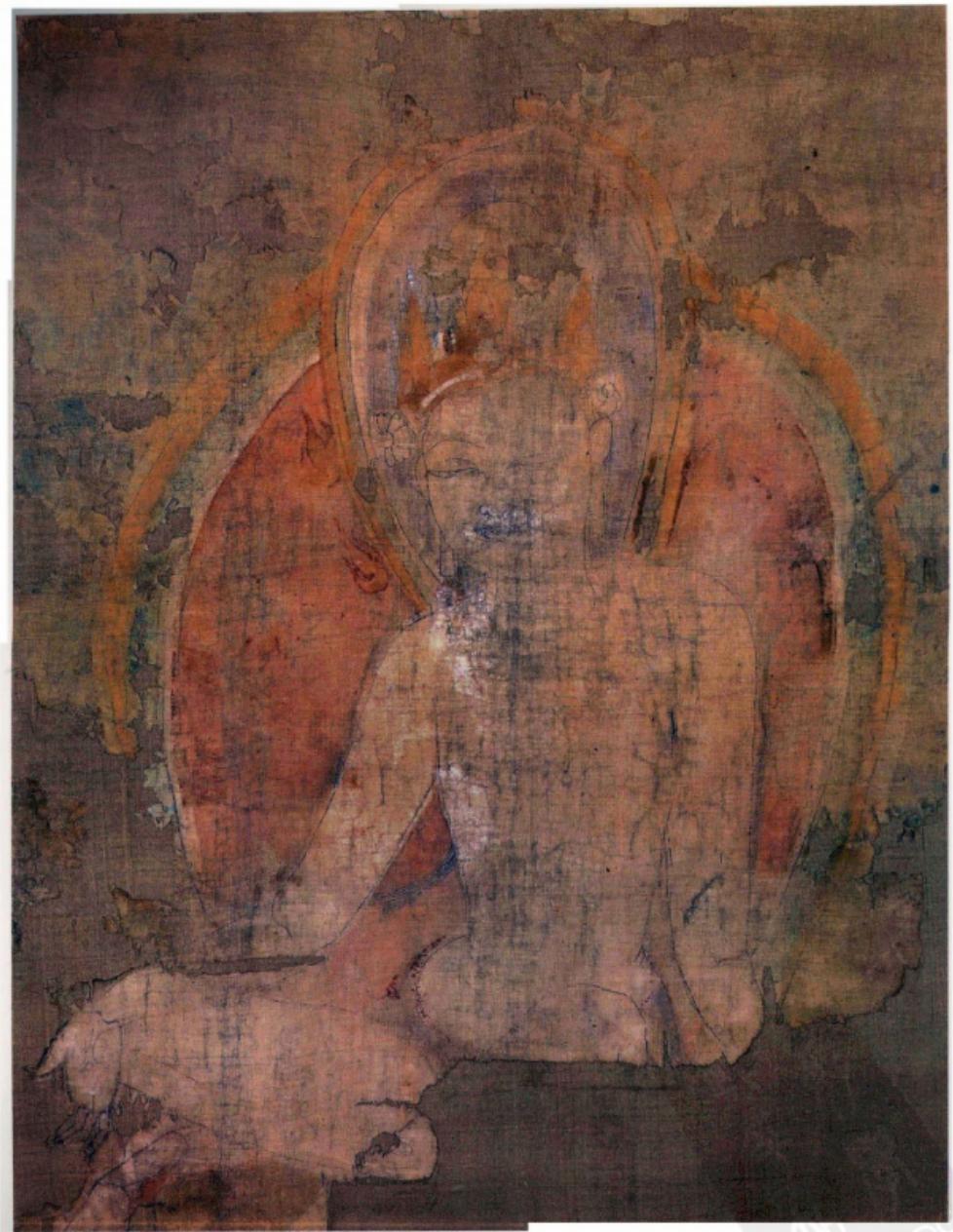
地藏，梵名乞叉底孽沙，依《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曰：“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故称地藏。地藏菩萨在初利天蒙释迦佛的嘱咐，于释尊涅槃后，至弥勒菩萨成佛之前的无佛时代，发愿来娑婆世界教化六道众生，且自誓度尽六道众生方成佛。地藏在诸菩萨中以“愿力深广”居首，对中国历代信众而言，其影响力仅次于观音菩萨。但是，地藏信仰开始形成的年代要远远晚于观音信仰。某一信仰的盛行，往往依赖相关佛典的翻译和传播。即如《法华经·观世音菩萨品》之于观音信仰，《无量寿经》之于阿弥陀佛信仰。固然三国时期已有地藏的名号，然而要等到六世纪之后，才逐渐传入如《大方广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之类宣扬地藏的佛典，崇拜地藏的风气也因此才逐渐风行起来。

不过，真正使得地藏的地位与观音、弥陀相并举，是在唐代玄奘法师重译《大方广十轮经》之后。玄奘重

新定名《十轮经》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标示此经成为地藏信仰的经典，极大提升了此经之于佛教史上的地位。从此，唐代大德高僧们对该经倍加重视，不断详加注疏，明其义理，而地藏的影响力也因而逐步深入人心，不只是老百姓，连同王公贵族均对这位菩萨崇信不已。就表现而言，单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便可以读到当时不少寺院壁画好作“十轮经变”的记载。再如唐代石窟造像，八世纪前后地藏菩萨的造像遍及长安、洛阳。特别是龙门石窟，地藏造像数量多，形态丰富，可谓最具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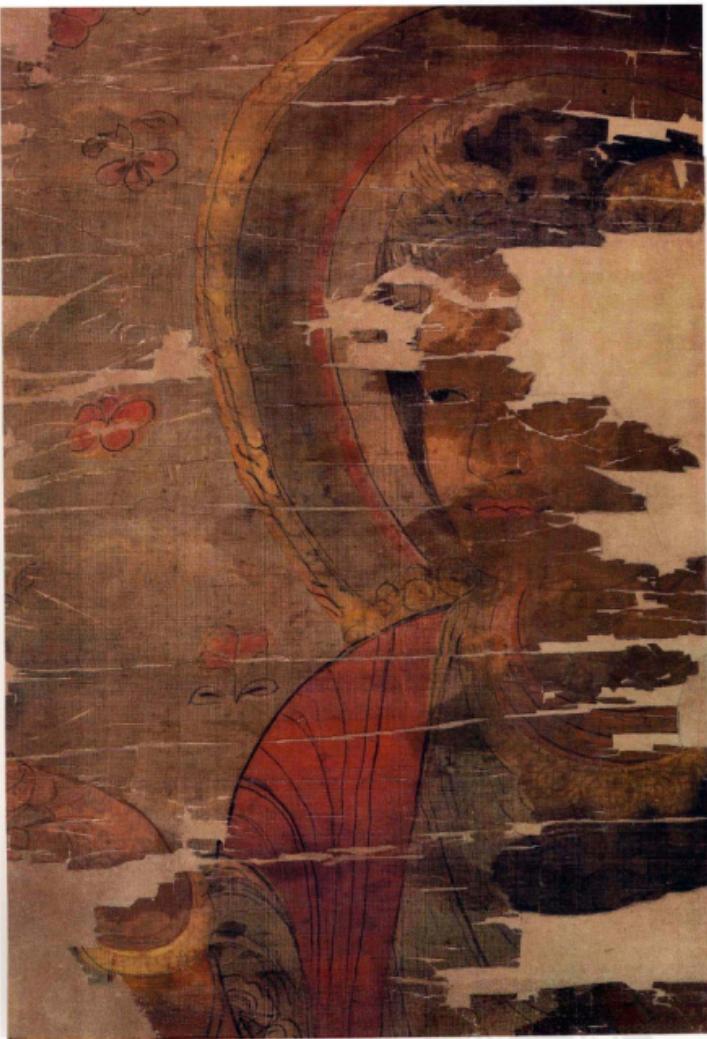
正如本书两幅《地藏十王图》所展示的，人们对地藏的崇信供养，不再是一般的追福祈愿，而是把地藏作为冥界主宰者来信仰的。地藏两侧分别十王，依次对亡者生前所造之业进行审讯，而地藏则在履践着其超度众罪灵魂的大誓愿。这一对地藏的信仰的转变，大致是伴随着对地狱十王的信仰而发生，唐代八世纪即已开始，晚唐五代时期最终成熟。佛教地狱观念日益与中国本土的幽冥观念相融合而臻于定型和完备，地藏菩萨缘其“救济六道众生，度三恶趣諸苦體”、“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救赎精神，自然被人们选择为幽冥教主。当然，以慈悲著称的观音菩萨同样具备这一精神，只是自唐代才开始兴盛的地藏信仰根本无法撼动观音的地位，也许这时不得不赋予地藏一个专门的职责，以期在诸菩萨中彰显其明确而突出的地位。

说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包括本书收录在内的敦煌遗画中，《地藏十王图》几乎全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再如莫高窟和榆林窟，其中也有多幅地藏十王题材的壁画。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题材不仅为民间画工所喜用，文人画家也非常感兴趣。如北宋刘道醇曾在武宗元府第得观张图所绘“十王地藏一轴，绰有善护慈悲相”，又如五代画家王乔士“尤爱画地藏菩萨十王像，凡有百余本传于世”。当然，对地藏信仰的表现远不止绘画创作，石刻造像、写经、设斋荐福无不当时信众常见的表达方式。



观音曼荼罗断片（部分）

唐（8世纪） 麻布设色 断片全图纵84cm 横96cm 图版部分纵47.6cm 横36.5cm



景教人物图（部分）

唐（9世纪） 涂本设色 纵88cm 横55cm

该图对唐代流传景教的史实是一个有力的印证。景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即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叙利亚，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贞观九年，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景教传入中国，唐太宗下诏在长安义宁坊建寺，许其传教。之后，唐代帝王对景教保护有加，其信徒逐渐遍及全国。德宗建中年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即详细记录了当时景教在唐代的流传盛况。

画中的圣者应是以菩萨像作为绘制样本，然后稍加改造。胡须浓密，呈红褐色，不同于菩萨的绿色。挂有金黄色的项圈，下方可辨十字架。身着绿衣，外披红色披巾。只是绿色的颜料脱落殆尽，几乎与绢质的本色相近。



文殊菩萨图

唐末—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期） 纸本设色 纵218.7cm 横14.8 cm

大英博物馆
PDG

该图和《西域绘画·3》中的《普贤菩萨图》应该是一对作品，由同一批画工合力完成。两件作品左右对称呼应，风格一致，也正好可以组合成一幅更为壮阔的圆形画面。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悬挂位置有关，并非画师故意而为。如果与前本书的《普贤菩萨图》并陈而观，主尊皆半跏趺坐，各乘狮子与白象，下方各有一黑人驭者。该图的黑人驭者似为少年，双手引绳，神情专注，目光正与回头而望的狮子相呼应。《普贤菩萨图》的黑人驭者牵六牙白象，与该图的驭者相识而对。而这一对称相应的构图，不仅体现在此处，两尊菩萨、众眷属、乐伎的布置也同样如此。所以，画工虽然受制于悬挂地点，然而更能巧思以运，随顺画面的特殊幅式做出相应的构图。

主尊的头光，如祥云升腾，身光外沿漫起橙红色的火焰，向内逐层饰以云纹、三角形、花瓣纹。不仅是主尊，周围眷属的头光也被给予精致的刻画。两幅作品下方前端都绘有吹奏筚篥和笙的乐伎，神态的刻画尤为传神（该图破损严重，可参见《普贤菩萨图》）。两图下方各有一菩萨，手持鲜红色的团扇，宽大的衣袖几乎垂落至地面。细读画中文殊、普贤二菩萨上方华盖的飘动方式，不难想象，以主尊为首的列队，此行的目的正是前往灵鹫山听释迦牟尼佛讲说妙法。

本幅绢画有破损，而且颜料的剥落也比较厉害。在无缘得睹当时华美用色，心生遗憾的同时，读者不妨多加注意因颜料剥落而显现出来的底稿用笔的痕迹。特别是有些地方，底稿勾线与最后的定稿线互相交错，从而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魅力。而且我们也因此多了一次探寻前人绘制过程的绝好机会。



局部 文殊菩萨



局部 狮子、随从



局部 春届



地藏菩萨图

北宋 建隆四年（公元963年） 纸本设色 绘画部分纵96.1cm 横51.5cm

9世纪之后，地藏信仰逐渐盛行。相应的造像中既有突显主尊的单独画像，也有图像更为复杂的地藏十王图。本图即属于前者。画面上方的两侧分别以六条红色的长条带子来象征六道。左侧最上方端立一菩萨，指天道；之下是牛马，指畜生道；再下面似乎是一小鬼以长竿点燃油锅，指地狱道。右侧从上往下依次是人道、阿修罗道——以四臂天神表示，饿鬼道——以烈焰燃烧表示。

发愿文的题记，详尽地表达了供养人的心愿：积此功德，为自己脱离五恶道，烦恼永离，也为了家人健康安宁。其题记从左向右书写，录之如下：

其斯繪者厥有清信弟子康清奴身居火宅恐墮於五趣之中禍福無常心願於此解脫之外今者更染患疾未得痊頗微局速退於身軀煩惱永離于原體功德乃金鑑振動地獄生蓮珠耀迷途還同淨土更願觀姻眷屬並休康寧尼季枝羅同沾福分建隆四年癸亥歲五月廿二日題記



局部 地藏菩薩（厘米）



局部 菩薩 (放大約1.5倍)



地藏十王图

五代（10世纪中期） 纸本设色 纵48.1cm 横44.1cm

作品是深藏青色的绢底，也许当初是考虑到了冥府十王的特定题材。虽然相较于前一幅地藏画像多出了包括十王在内的很多形象，但该画的布局仍然是把地藏作为主尊来描绘，十王只是以极为紧密的方式安排在画面下方两侧。地藏菩萨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在画师对其面部、胸口和身光的敷色。金彩散发出夺目的光泽，与冥府的深色形成强烈的对照。此外，地藏身上的袈裟，以及台座上的花瓣都满布了菱形的金箔。不难体会，当时的这番绘制，正是出于对地藏菩萨这位六道主宰者无比虔诚的尊崇和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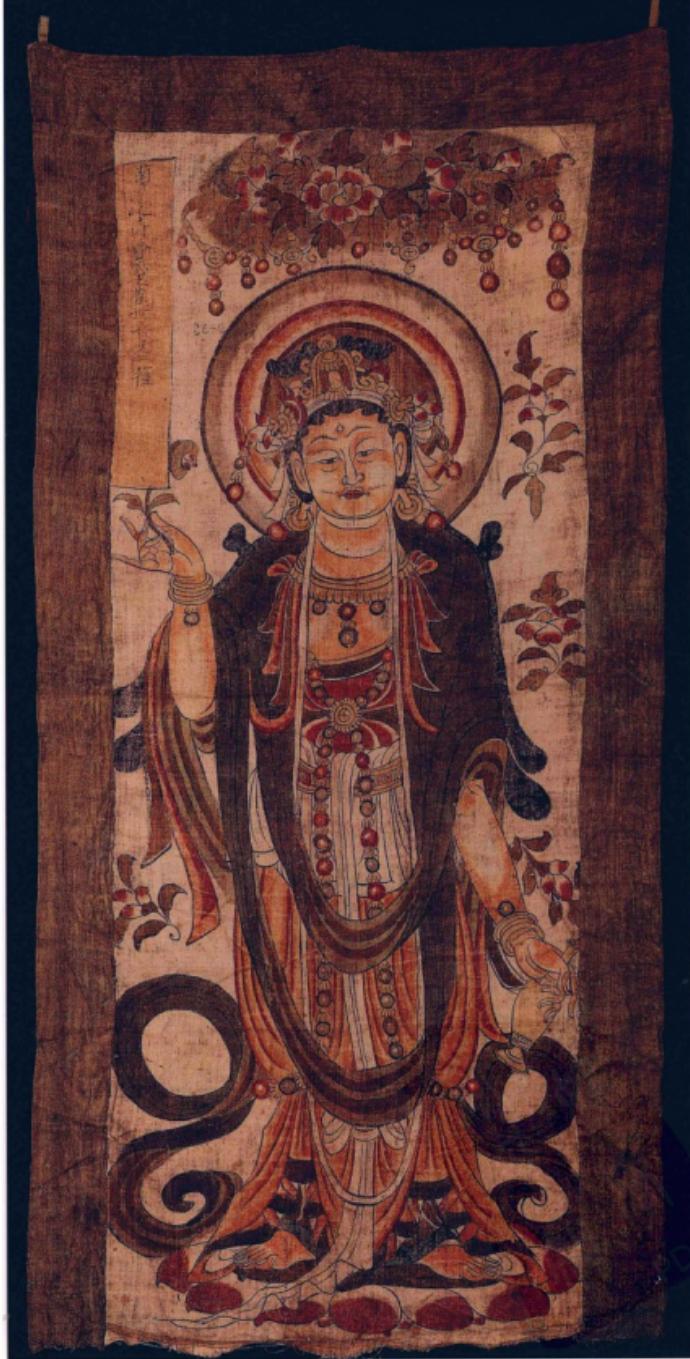
从地藏的身光两侧延伸出六条黄色的带子，与前图一样作为六道象征之用，不过并没有画出类似的小像。地藏两旁各站立一双手合十的童子。据相关研究者推測，二童子正是负责记录善恶的善童子和恶童子。十王双手持笏，分列两旁，细看则表情不一。右侧队列中头戴冕冠，离地藏最近的即是为人熟知的阎罗王。两名文官模样的人立于阎罗王身后，其中一人怀抱卷轴式样的记录簿。与此人位置相对应的左侧也站立一人，右手执毛笔，左手似乎正在用指尖整理笔毫。



局部 地藏菩萨（放大的1.3倍）



局部 狮子（放大约1.8倍）



观世音菩萨像

唐代末期—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麻布设色 全图纵139cm 横66cm 绘画部分纵130cm 横50cm



地藏十王图

五代（10世纪中期） 纸本设色 绘画部分纵91cm 横65.5cm

自唐代玄奘法师翻译《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的信仰日渐流行。而到了唐末、五代和宋初，十王信仰的风气则达到最兴盛的时期。十王是冥土十王的简称，人在再次轮回之前要接受十王的审判和惩罚。十王中阎罗王最为人熟知，其他还有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变成王、泰山府君、平等王、都市王、转轮王。十王信仰的形成，主要缘于佛教地狱思想、因果报应思想、三世轮回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鬼神魂魄思想之结合。

该幅绢画给了冥府十王充分的描绘。本书第12页的《地藏十王图》虽然出现十王，但只是拥挤地分列于地藏的两侧，而这幅作品十王均凭几案而坐，旁侍文吏。几案之上摆放着卷轴式的文书以及砚台。

画面下方靠近供养人的地方描绘了一处极富情节性的冥府审判场面。一牛头狱吏右手持大棒，左手牵着一个屈膝而立，颈戴枷板的人。此人正睁大两眼，看着面前所立的一面镜子。镜子中清晰地显现出一人屠牛的画面，而这正是此人生前所犯下的罪行。镜旁站一文吏，左手执笔，右手持卷，仿佛要记录什么。

地藏菩萨的正下方绘有道明和尚和狮子。此场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道明和尚入冥”故事。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唐大历十三年，襄州开元寺道明误被冥吏认作龙兴寺道明，因而被拘拿至冥府。道明因得见地藏菩萨与文殊菩萨所化身的狮子，而洗清所蒙之冤。关于道明和尚的故事，读者不妨参阅敦煌遗书S.3092《道明还魂记》，兹择录于下：

襄州開元寺僧道明，去大曆十三年二月八日依本院已時後午前，見二黃衣使者，雲：“奉閻羅王敕令，取和尚暫往冥司，要對會。”……道明即蒙洗雪，情地豁然，口（辭）王欲歸人世，舉頭回顧，見一禪僧，目比青蓮，面如滿月，寶蓮承足，瓔珞莊嚴，鍛杖金環，納故雲衣。菩薩問道明：“汝識我否？”道明日曰：“耳目凡塵，不識尊容。”“汝熟視之，吾是地藏也。彼外形容，與此不同，如何闊浮提形，口口口體，手持志寶，露頂不覆，垂珠花鑰，此傳之者謬。口口口殿堂亦怪焉。闊浮提眾生多不相識，汝仔細觀我。口口口色，短長一一分明，傳之於世。汝勸一切眾生，念吾真言……”道明既蒙誨誘，喜行難口。口口虔誠，漸荷恩德，臨欲辭去，再視尊容，乃觀口口獅子。道明問菩薩：“此是何畜也，敢進賢聖，傳寫之時，要知來處。”“想汝不識，此是大型文殊菩薩化見在身，共吾同在幽冥救助苦難。”道明便去，剎那之間至本州院內。再蘇息，彼會列丹青，圖寫真容，流傳於世。



局部 地藏菩萨



局部 道明、狮子、罪人的罪行显现在镜中



水月观音图

五代—北宋（10世纪中晚期） 绢本设色 纵70.5cm 横35cm

南无觀世音菩薩

五掌子然奉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小字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塔主木全色永光一心法卷

觀世音菩薩像

北宋 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 紹本設色 整體縱102cm 橫75.5cm 繪畫部分縱99cm 橫59.5cm



十一面观音菩萨图

北宋（10世纪末） 绢本设色 纵97cm 横74.3cm

十一面观音，为六观音（千手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之一。唐代玄奘法师所译《十一面神咒心经》，对十一面观音的造像做了如下说明：“若欲造立此神咒者，应当先以坚好无际白栴檀香刻作观自在菩萨像，长一疋手半，左手执红莲花军持，右臂以挂数珠，及作施无畏手。其像作十一面，当前三面作慈悲相，左边三面作嗔怒相，右边三面作白牙上出相，当后生一面作暴恶大笑相，上一面作佛面。像诸头冠中皆作佛身。”所谓的十一面，是观音为了感应不同阶层的众生而做的方便化现。慈悲相、嗔怒相、白牙上出相，分别对治善、恶、净三类众生，大笑相对治杂秽众生，而顶上则是为修行大乘佛道众生说法的佛面。

画面主体部分与下方供养人之间隔以菱形的花纹饰带。主尊十一面观音的左侧侍立须菩提及天王，右侧侍立舍利佛及天王。须菩提、舍利佛下方分别绘有两尊菩萨。而再往下方，祭坛两侧对坐两金剛力士，遍体被橙色火焰包围。



局部 画面右方的眷属



局部 密迹金剛像（原寸）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部分）·画面左部中央的头部（原寸）
唐（8世纪末—9世纪初） 糙面设色 全图绘面部纵101cm 横102.5cm 团板部分纵26.3cm 横24.8cm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部分)·画面左部下方的火头金刚
图版部分纵33.8cm 横31.9cm



观世音菩萨像

北宋 开宝四年（公元972年） 纸本设色 整体纵103cm 横69cm 绘画部分纵91.5cm 横59.1cm



多罗菩薩圖

年代不詳 麻布設色 縱66.5cm 橫40cm